

雲南園風景畫

周絜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雲南園風景畫

周 燦 著



Jian Se

一九六〇年八月

天樂集詩韻

滿江紅

劉太希

周槃新詩三集付刊賦此代序

年少周郎想獨樹詞壇一幟新與舊
文章天地任君馳轡滿腹詩書真富貴世
間富貴都蚊蟻歎上庠才調最飛揚誰如
予呼歌德選莎士攜陶謝招溫李萃東
西騷哲一堂論藝格律音符雖有別英思
壯采終無異笑劉郎老矣百無成詞為戲

目 次

雲南園風景畫·····	1—9
拾貝集·····	10—21
夜色·····	22
貓·····	23
湖上的雨·····	24
天湖·····	25
煎熬·····	26
窗·····	27
鬧市·····	28
小河·····	29—30
林陰小徑·····	31—32
春光，春光·····	33—35
題烏蘭諾娃芭蕾舞·····	36—40
眞·查理的傳奇·····	41—46
迷惑·····	47

午	48
勸告	49
曾經	50
交替	51
災難	52
案頭	53
蜘蛛	54
種子	55
魚棚	56—57
勿洛夜海	58
後悔	59
掛在窗口的畫	60
鳥啼	61
草地	62
醒悟	63
獲得	64
太陽	65—66
雨和風	67
庭院	68

黑暗裡.....	69
彌留.....	70
你是誰.....	71—72
靜.....	73
靈感.....	74—75
雨點和溪水.....	76
無題.....	77
一念.....	78
訊號.....	79
枯葉之舞.....	80
芭蕉.....	81—82
割裂開的一片夜.....	83—84
道歉.....	85
意外.....	86
不能.....	87—89
自白.....	90—91
賀年片.....	92
關心.....	93—94
一夜之間.....	95—96

老婦人	97
愛的速寫	98
遲到的報販	99—101
騎樓底下	102—103
後記	104—105



雲南園風景畫

詩是以心的觸角為筆，以文字或符號為色所作
成的畫。

——周牧：「文藝短論」

山・林・小路

雲南園裏有的是山，有的是林，有的是小路。當旭日將升的清晨，倦鳥已歸的黃昏，遠遠地站着，你只看見山，走近時，你才發現了林，搜索了林，小路也隱身無術了。但山是高的，林是茂密的，小路是幽邃蜿蜒的，偶而一二過客，打從小路經過，却也不難掀起你一些悠悠的遐思。

綠絨絨的山

蓊鬱鬱的林

浩浩蕩蕩的小路

鳥聲藏在山裏

鳥聲藏在林間

鳥聲藏在小路旁

林徜徉在山裏

小路川行在林間

過客蹣跚在小路上

山迤邐到何方？

林排列到何方？

小路上笑語盈盈的過客

時隱時現的要到何方？

五七年十一月

晨 霧

你是否常常起得早呢？你是否習慣於迎着晨風，到山崗上吸取夜露的芳魂，端詳初寤的萬物多樣的情態呢？

輕紗似的霧也許正在你的身旁，昇騰着，漾曳着，但是你看
不見，你只覺得所有的霧都給遠山奪去了，而且最遠的那一座佔
有得最多。它像乳一樣白，像帶一樣長，它老是留連在山腰間，
不肯他去。——它莫非有什麼企求麼？這時的雞聲，是最熱鬧不
過的，牠們啼着又啼着，好像要把喉嚨啼破了，方才甘休似的。

——牠們又莫非有什麼使命麼？

乳白色的晨霧沉在山腰間，

輕佻而且慵懶，

她該是在等待着

東升霞光熱情的一吻。

樹叢茅舍裏是一片雞聲，

像戰場上的第一通鼓，

像月蝕之夜重重的密鑼，

逼着她倉卒離去。

五七年八月

隔 窗

雲南園裏的雨也無非是這樣：它會在你做着甜夢時到宿舍來叩你的窗門，會在放學時將通向餐廳的大路阻斷；當你偶爾到圖書館的閱覽室看書的時候，一陣騷動，雨來了。於是，你放下書來，乒乒乓乓的將窗門關上。這時候，你是不容易就定下心來的；你東張西望，忽然間，你發現奇蹟了，咦，在靠花園那一邊的玻璃窗上是什麼東西呀？

狂風奔馳的聲音，
是誰也聽得見的。

把玻璃窗緊緊關上，
隔窗看雨中的美景。

青山，藍天，血紅的亭子，
玻璃窗是一幅印象派的畫。

這幅畫怎麼老是不乾呢，
雨點似的油彩頻頻滾動。

五七年九月

光 海

在夕陽下沉的那個方向，在線條柔美的羣山懷抱中，在某些叫人難於遺忘的寧靜的時刻，然而，依舊是在這個可以高瞻遠矚的山崗上，我看見了你，你，這輕盪在微風中，心氣平和的海。

是黃金的光，
是甘馥的玉液瓊漿，

匯成的這一池光海。

是黃金，

用網去撈獲它；

是玉液瓊漿，

一口氣飲盡它；

是海，哦，是海麼？

張開雙臂去擁抱它！

五七年八月

暮色裏的傳奇

日出之景固然好看，日落之景也一樣的美妙絕倫。在這稍縱即逝的瞬刻裏，在這默默無言的凝視中，除了光的變化，色的變化，動與靜，暗與明的嬗遞外，還能再有什麼？那火紅的渾圓的輪盤，自以為已把一切賦有都賜予萬物，得意揚揚的就要告老回鄉去了。

夕陽去後，羣山也黯然失色；這裏那裏，姍姍來遲的，是一星星從樹叢裏跳躍出來的光。你指着那光說：「啊，一盞燈。」我却指着那光說：「啊，一個小農家。」

連綿的遠山頂上，
那一叢奇異的色彩，
慢慢地淡下來了！
我不說是晚霞散得快，
偏說是夕陽沉得深。

侷促而朦朧的山坳裏，
那兩三星清冷的光，
都先後出現了！
我不想見銜接白日的燈火，
只想見安祥寧靜的小農家。

五七年九月

鍍金的雲

再過少許時刻，夜就要來了。然而，那追隨着夕陽的一角遠天，依然明淨爽朗，遠天裏的一堆敦厚的雲，也不時放出奇異而眩目的光。而在天的另一方，灰色的夜的薄紗已輕輕的撒了下來，薄紗裏，一閃一閃的，不是星星是什麼？

一片鍍金的雲，

像一座璀璨輝煌的屏風，
在天國的門前立着；
它要隔絕那
熙熙攘攘的
夜遊羣星的眼睛。

五七年九月

風河裏的燈

當晚霞在別情依依中散開之後，你還願意在山崗上逗留麼？
這時刻，天上也許是星月交輝，也許是漆黑一團，但風常常是帶
點涼意的，涼得像河裏的水。

你覺得寂聊嗎？請舉起頭來，往文學院那個方向望去，遠遠
的望去，然後告訴我：你看見了什麼。

遠遠的，遠遠的，
遠遠的風河裏的燈。
在白晝隱形，
在黑夜顯身。
遠遠的，遠遠的，
遠遠的風河裏的燈。

閃閃的，閃閃的。

閃閃的風河裏的燈。

一場醉夢之後，

嬌懶嫵媚的欠伸。

閃閃的，閃閃的，

閃閃的風河裏的燈。

多彩的，多彩的，

多彩的風河裏的燈。

火紅，天藍，葉綠，

黑暗背後的不夜城。

多彩的，多彩的，

多彩的風河裏的燈。

五七年九月

夜的音樂

常常是因為搭不到車，你必須在夜裏打從校門和商學院之間這條小路經過。如果黃昏時下過一陣雨，路上一個個的小水窪還

沒有乾，那麼，在燈光照耀之下，遠遠望去，跟金子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只是行近了，便什麼也找不到。

這時候，假如有同學陪着，天家邊談邊走，似乎一無所聞，否則，四圍靜悄悄的，蟲聲便聽得十分清楚了。它好像是從兩排有着梵果的筆觸的樹葉叢中傳出來的，又好像是從蒼茫蓊鬱的草堆裏傳出來的；總之，你走到那兒，它也跟到那兒，一刻也不稍停歇。……

田野裏的蟲聲

在星天下奏起了！

緩緩的，啊，輕輕的——

像催眠曲般溫馨，

像海灣夜潮般熱鬧，

像年青人所獨有的，

持久而淡淡的一線憂鬱。

五七年八月

拾貝集

一

蛇啊，
請脫去你身上的花紋吧！
縱使在黑夜，
我一樣會認識你。

二

鴨子摸摸自己的光頭，
向雄雞說：
「你的紅冠真俗氣！」

三

種子的唯一目的就是萌芽，
不管在肥田裏，
或者枯瘠的沙地。

四

留住它，留住它，
我的心啊！

留住它吧——

叢樹枝頭，

只一抹的新綠！

五

我的仇敵，

讓咱們一同到無人之島上，

重新建立起友誼吧！

六

母親！

你那隻盲了的眼珠裏，

可還有我的影子？

七

小孩子，

你能教我哭的方法嗎？

我哭的時候，

老是沒有聲音和眼淚！

八

蝙蝠譏笑老鼠說：

「笨東西！竟連飛翔也不會。」

九

螢火蟲，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又一顆星殞落了！

—○

小孩子，

你也有財產呀，

當你天真地笑着的時候，

你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了！

——

梅說：「我的果實真多呢！」

竹說：「我的葉子也真多呢！」

一二

戴上金鐲子的手，

是不會舉得太高的。

一三

蜜蜂，

當心點——

別飛到有蒼蠅的地方去！

一四

我的朋友，

我們都是被派來

參加神的化裝舞會的；

你扮牧童，

我卻戴上了牛的面具！

一五

煤油燈向大地許下心願：

「假如我是太陽，

一定將光芒賜給萬物。」

一六

當「現在」的翅膀斷了的時候，

「回憶」就嚷着要飛翔了。

一七

壁虎躲進黑暗深處，

呼籲着——

「燈蛾們，
投向熊熊的火燄！」

一八

造物主，
請不要把太多的時間，
慷慨賦于世人吧；
這裏那裏，我聽到的
全是些無法消磨日子者的怨言！

一九

宇宙，
讓世人沉思吧；
那管你心兒急，
手兒顫抖。

二〇

別吶喊吧！青蛙——
你肯沉默，
我已經滿足了！

二一

樹上的枯枝，
驕傲地
向地下的落花說：——
可憐的朋友，
你的壽命太短了！

二二

乾涸的河床，
慷慨地，
向雨水大開方便之門。

二三

螃蟹，
何必橫着走路呢？
難道爲了
避免闖進死之門？

二四

垃圾桶，
現在——我說的是現在

你不會寂寞吧？

二五

水裏的魚幻想着走獸的陸地，

走獸躺在陸地的懷抱中，

幻想着飛禽的天空。

二六

繁星，

你們中間，

有幾顆曉得沉思的呀？

二七

搖幌着的燈罩，

把映在牆上的影子

擴大了！

二八

爲了花底蓬勃，

蔓草底生機被剝奪了！

二九

花朵知道春底慷慨，

每當她來訪時，
就用花朵去迎接她。

三〇

石頭問溪水：

「什麼東西激動了你呀？」

日夜快樂地唱着歌。」

溪水回答說：

「我不知道，

我只是這樣靜靜地奔流。」

三一

給冰雪凍堅了的花兒，

躺在春風中歌道：

「春天竟是這般可愛哪！」

但是只在春天開放的花朵，

却聽不懂它底話。

三二

樹木，

我真想不懂，

爲何你積年累月這樣站立着；
百無聊賴的時候，
你就只輕舞麼？

三三

被孩子肢解了的蜘蛛，
在臨死時
用顫動的腿去回答上帝：
——我並不討厭這個世界！

三四

流落異鄉的遊子，
最怕看——
黃昏細雨中
一隻兩隻
迎風抖索的燕子。

三五

「這樣廣大的林子裡，
爲什麼找不出一棵樹，
能被夜鶯的啼泣所感動？」

「它們本來也會感動，
只因經歷過
太多惱人的雨雨風風！」

三六

魔鬼用滲着血的手指，
在胸前劃十字架。

三七

謙虛是一隻有毒的蝴蝶，
但因為她長得好看，
時常引起人家的喜愛。

三八

老樹在枯葉上寫下秘密，
他要借狂風底手，
向大地傳播音訊。

三九

我們在神底殲妖錄上，
識識了魔鬼底名字。

四〇

「昆蟲，
你可知道世界在那兒？」
「就在花朵和草叢裡。」
「禽鳥，
你可知道世界在那兒？」
就在天空和林子裡。」

四一

園子裡的花草，
不敢批評澆水壺的醜陋。

四二

蠶蛾喜歡向人述說夢，
依藉着夢的朦朧。

四三

「山啊，
你靜靜地坐着，
在修鍊些什麼？」
「我不修鍊什麼，

只爲了
學習點兒忍耐。」

四四

蜜蜂說：

「日子過得真快啊！」

甜臥在綠葉上的青蟲，

假笑着，

却聽不懂牠底話。

四五

蜘蛛，

你真願意

把網織在無風的牆角嗎？

長久的閒逸中，

深藏着寂寞啊！

夜 色

一輛人力車載着一個喝醉酒的水兵
連同酸味的小調被黑夜趕進街的盡頭

每座牆都成了一個攝影家
瞄準鏡頭在獵取光和影

朋友，假如要遠行
現在就該起身了

還有比橋欄上更寒顫的風嗎
遙遠裏的木屐聲像有意要製造恐怖

乾涸的河床上躺着隻死貓
牠露出四個牙齒向星星冷笑

貓

幾張只曉得饑餓的小嘴
從母親底懷裏被無情劫走了

黃昏時有個老頭兒
彎着腰在打掃一堆蠕動的垃圾

小巷是人間的地獄
無數拿手鐐的鬼在大氣裏流動

一聲聲來自陰溝深底的呼喚
把月亮的臉嚇得發青

湖上的雨

湖上也有雨

在雨天的湖上織着

鳳仙花已經開了

低垂的枝葉在水裏浸得青青

啊！寒顫裏的魚兒

啊！寒顫裏的粼粼的波紋

這裏那裏連續不斷的蛙聲

從正午一直啼叫到黃昏

湖上也有雨

在雨天的湖上織着

天 湖

你說這道水來自何方？

是否白頭山上的天湖？

湖中一樣有沉浸的月，

和萬千星星的影子。

一片彩雲出現了，

一彎虹橋昇上來了。

是那樣的紅慘慘，

那樣溶着長夜的淒迷。

別看他也如醉如痴，

未醒已知道是夢！

煎 熬

讓我到無人的角落用頭髮遮着臉痛哭一場吧
不然悲哀的絲會在我的心門上結成一張死網

雖然人生有時候像一聲淡淡的苦笑
但我卻萬分珍惜一滴真實的眼淚

日子是一條長長的河
日子是一個浩瀚的大海

我在河裏趕路
我在大海中趕路

水爲何這樣兒深呀
那知迎面又來滾滾的巨浪

窗

這房間是一張蚊子底嘴，
吸去了你所有時間的血液。

歡笑擁着新的淚潮，
匆匆奔流向渺茫前路。

誰說寂寞像蜘蛛網？
它並未粘住你睡夢中的呼吸。

殘燈伴着孤獨，
白髮也數厭了！

窗在那兒？
天空在那兒？

偶然探出頭來，
街上已沒有半個人影。

鬧市

在蒸騰着熱氣的暮色裡
大雨偶然竄進鬧市的上空

路旁的咖啡店是個暴發戶
金圓似的煙圈在座位上浮動

紅的綠的交通燈啊
你的潮濕的影子被我踏碎了

我，一個顛狂的過客
喜歡舐臉上冰冷的水和風

小 河

長長的小河穿過無數道橋樑和地洞，
沿着鬧市的柏油路向大海流去。

小河上長長的鐵欄杆沿着傾斜的河岸，
向海灣的盡頭處伸展而去。

小河的兩旁斜立着常青的樹木，
河岸就是二帶綠色的旗，
旗上綴着星星葉落，
花朵的殘瓣又下墜如雨。

每當天氣爽朗的早晨，
常有一兩對白鴿在河岸上遊戲；
牠們漫步又跳躍着，
末了就朝教堂的屋頂飛去。

有時雨過天晴，

小孩子們便成羣到河中來捉小魚；
他們手裏拿着手巾做的網，
他們的雙足浸在水裏。

小河上有最多的溫存，
最多的陽光和空氣，
就是一切靜止着的陰影，
也顯得有趣而美麗。

風兒日夜習習地吹向小河來，
把一絲絲修長的垂籐搖盪個不息；
偶而蝴蝶和蜜蜂從這兒經過，
也停下來賞一陣子花採一陣子蜜。

但是小河自己卻什麼也不知道，
什麼也不管不理；
它只靜靜地流着流着，
又把枯葉和落花載向海裏去。

林陰小徑

朋友，請隨我步入這林陰小徑吧！

驟雨已被驅進遠天的雲朵裏去了。

不知在哪一株樹上，
有隻鳥兒在唱一支五個音符編成的歌，
當羣猴學着落葉墜地的聲音，
敏捷地從這兒盪到那兒。

現在是盛的季節了，
池塘裏的蓮花也開得特別起勁；
大和小的魚兒時常從冰涼的水中探出頭來，
貪婪地吸進空氣裏散佈着的濃烈的芬芳。

這芬芳是從四處聚集而來的，——
從泥土中，從破裂的種子的厚核中，
從一切有臭植物底細胞微孔中，

像烟一般慢慢縈繞着聚集而來。

這兒是花之國：

紅和黃的花朶都一齊開放；

其中有些樣子活像一艘船，

白色的大蕊抖動着要飛航而去！

這兒是奇異葉子的競賽場：

所有的葉子們都有豐富的創作天才；

他們故意生得怪模怪樣，

只爲了表現自己獨特的性格。

年老的枯藤從高處掛下來，

又蛇一般地攀登到高處；

我們嘻笑着在它屈折的地方穿過，

像穿過一道彩虹的門。

驟雨已被驅進遠天的雲朶裏去了，

朋友，請隨我步入這陰林小徑吧！

春光，春光

春光，春光，

明媚的春光！

妳按時來到，不慌不忙。

綠是妳的衣，紅是妳的冠。

蟲鳴是妳的足步，

鳥語是妳腳上繫鈴的金環。

我要爲迎接妳而歌唱：

「春光，春光，

明媚的春光！」

春光，春光，

溫暖的春光！

白雲是分外的白，

藍天是加倍的藍。

金是火，火是光，

光是含笑太陽。

我在陽光的拊撫下歡唱：

「春光，春光，
溫暖的春光！」

春光，春光，
降落在雲南園的山崗。
微風習習地吹過了
一片密林，一片海洋。
密林蒼綠如錦，
海洋閃閃地泛着金光。
那紅泥地上的開山車，
不住地發出聲響。

春光，春光，
在花園道上游蕩。
昂然對首的向日葵，
列隊在園圃中開放。
它們似乎在等待梵果的神筆，
來描繪它們突拔的鋒芒。
二三紅亭親暱地依偎着疏竹，

讓游人恣意觀賞。

春光，春光，
漫遊在武吉知馬道上，
綠樹陰陰，水流潺潺。
成羣結隊的白鷺，
騎在水牛的黑背上遊玩。
長尾草擺弄着腰肢，
用牠們低微的氣息輕輕呼喚。

春光，春光，
把整個美麗的島國侵佔。
一切對春天有信心的萬物，
都精神飽滿，喜氣洋洋。
他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自由地呼吸，
自由地歌唱。歌唱道：
「明媚的春光！
溫暖的春光！」

題烏蘭諾娃芭蕾舞

在夢的國度裏，
在春的原野上，
各種香味的花朵，
各種顏色的花朵，
各種容貌和體態的花朵，
都紛紛開放了。

在還沒有開放以前，
初陽曾經在她們的葉片上吻過，
熱情地留下一層油光煥發的唾液，
泥土曾經護衛在她們的周圍，
爲地下的流泉傳達致候的心音，
月兒也曾替她們覆上一襲銀衣，
去保持她們在黑暗裏的光彩。
星星也曾經頻頻地探下頭來，
給她們講述天方無數神奇與美好的故事。

於是有一天，當蝴蝶和蜜蜂
熙熙攘攘地到來叩門的時候，
她們便化成一羣嫵妙的精靈，
脫離嫩癯的懷抱，
到處漫遊。

你說蜜糖的味兒甘美麼？

你說醴泉的味兒芳郁麼？

她們正有着蜜糖與醴泉這樣的味兒。

你說彩霞的顏色鮮艷麼？

你說珠寶的顏色璀璨麼？

她們正有着彩霞與珠寶這樣的顏色。

你說湖沼的容貌姁媿麼？

你說山嶽的體態婀娜而綽約麼？

她們也正有着湖沼與山嶽這樣的容貌與體態。

微風習習地吹着，

吹進幽冥的山谷，

迎着風兒，

她們在山谷裏飛舞。

飄曳着霧縐一般的輕裙，

擁盪着蘆葦一般的羅帶。

微風悠悠地吹着，

吹過低濕的湍瀨，

擒住風兒，

她們在湍瀨邊飛舞。

搬弄着美玉也似的手臂，

迴轉着荷傘也似的足尖。

微微嫋嫋地吹着，

吹過嵯峨的高山，

挽着風兒，

她們在高山上飛舞。

散湧着綠波一樣的細髮，

旋擺着弱柳一樣的腰肢。

她們是天上的驚鴻，

她們是海中的游龍，
她們是嬋嬋的暮煙的魄，
她們是冉冉的蒸氣的魂，
她們是激流中迴暈着的旋渦，
她們是瀑布裏沖激着的泡沫，
她們是巖崕的游絲，是簫簫的香霧，
是狂飈中一叢金色的毛羽。

是驚鴻，就翩跹地遠逝吧，
是游龍，就矯健地飛躍吧，
是暮煙，就追隨落日向闐闐飄逝吧，
是蒸氣，就昇騰到雲絮的衣袖中去吧，
是漩渦，就沉捲入水晶宮裏去吧，
是泡沫，就將塵土密密包裹着，
一同跌落進萬仞淵壑的底層去吧，
而這一天游絲，這一團香霧，
這一叢金色的毛羽，
就讓她們隨心所欲，
自由地周游那四海五嶽，八極九天吧！

有寶髻的寶髻玲瓏，
有環珮的環珮丁冬。
翱翔，翱翔，
跳躍，跳躍，
昇騰，昇騰，
舞蹈，舞蹈，
那能够抽顫的，
便須來一刻鐘的抽顫，
那能够蠕動的，
便應來一刹那的蠕動。
這是青春，
這是生命，
——在夢的國度裏，
在春的原野上。

真・查理的傳奇

在繁榮的星嘉坡的一角，
在紅燈碼頭對面，
有一條傳奇式的巷，
傳奇式的真・查理。

當碼頭附近的船隻，——
用雙槳划動的小渡船，
豎着英國旗的藍色快艇，
來往於海面的吐着黑烟的大輪船，
吃水很深，運載中國貨的大舢舨，
——開始活動起來的時候，
真・查理也開始了它這一天的
多采而忙碌的生活了。

它像一條吃量很大的蛇，
雖然身體那麼的纖小，

却能吞下比它龐大許多倍的食物，
然後醉醺醺地臥倒在炎陽底下
半死地做着一個饕餮者的夢。

真·查理，像一條蛇，

也貪婪地張開它的大口了！

它吞吃着，每個時刻都吞吃着，
一批又一批活生生的人。

它吞吃着中國人，

吞吃着印度人，

吞吃着臂膀上掛着一隻少女的手的美國和英國大兵。

有時候，它也吞食

一小部份的韓國人，暹邏人，印度人，菲律賓人
以及舊地重遊的日本商人。

它吞吃着他們，

而且繼續不斷地排泄着他們，

讓他們完好無恙地，

從那條伸向羅敏申大百貨公司的
尾巴末端溜出去。

真·查理，

它吞吃着一切的東西，
而并不消化它們。

在它不可測量的小腹中，
永遠藏着無數美麗的，醜惡的，
高雅的，淫猥的，
古老的和摩登的，
各式各樣稀奇怪誕的東西。

在那兒，你可以找到各種式樣的衣服，
從曲線玲瓏的旗袍到婀娜多姿的沙籠，
從嚴肅的紳士禮服到輕浮的牛仔裝，
從最新式的西服，
到中國古典美人繡着壽字的大衣。

在那兒，你可以找到各種式樣的高跟鞋，
Plastic 的，樹膠的，

用竹片鑲邊的，用紙花飾面的，
後跟像驪龍般銜着珠的，
以及有一些
它的立足點只能畫個五分錢的銀幣的。

在那兒，你可以買到應有盡有的消遣品。
裸體女人的照片，
多得像黃昏天上的霞彩。
她們有的貼在撲克牌背後，
有的藏在香煙盒子裏，
有的被包裹在手巾中，
有的却給冒險的售賣者小心地珍藏着，
預備把她們有條件地貢獻給色情狂。

在這兒，你可以買到栩栩如生的玩具，
各種真材實料的假貨。
你可以買假的船，假的車，
能够敲鑼打鼓的假熊，
跳草裙舞的假夏威夷大哺乳動物，

可以給強盜加以巧妙利用的假手鎗
以及使胆小的人驚叫的假蛇和蜥蜴。

在那兒，你還可以買到

全世界最小最小的

一塊錢十個的蘋果和橘子，

一塊錢一雙的尼龍絲襪，

一塊錢十包的潮濕煙火，

以及頭兒搖個不停的日本小泥人，

印度人水晶球般血色的寶石。

在那兒，你也可以聽見許多

使你懷疑自己的耳朵的聲音：

那手裏提着劣等香蕉和去皮椰子的廣東老太婆，

追隨在剛登岸的外國水手背後，

用英語告訴客人物品的價錢和它們的好處。

而頭上載着筒狀帽子的印度青年，

却反操着潮州話和福建話，

向過客勸售他們廉價的手巾。

那頭髮梳得漂亮的小伙子

都成了口舌伶俐的推銷員，
當他們向買客兜售生意的時候，
他們的腔調和手勢，
是一幕極精彩的舞台戲。

真·查理，
是一條傳奇式的巷，
它在喧囂的人潮中活着，
而它的生命是一個猜不透的謎。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
它把小山也似的垃圾，
留給疲倦的清道夫。

（註）真·查理是英文Change Alley 的譯音

迷 惑

黑夜裏，寒霧拖曳着
路燈破碎的光暈，
璀璨的繁星，又誤將
高柳當聖誕樹了。

在掛滿水滴的屋簷下，
我不要聽進行曲；
蟋蟀唱倦了的時候，
煙蒂又增長半寸灰。

這有什麼辦法呢？——
時而祈求理智的清醒，
時而反親自打開心門，
向一條感情的電鰻作揖。

午

滿屋子的陽光，
滿屋子的靜；
花香凝住了，——
扇子在地，
書在人兒手裏。

玻璃窗外每一抬頭觀望，
總是醉人的顏色；
偶而樹梢影動，
一陣笑語，
拖着數聲鳥啼。

勸 告

沒有人敢說泥土偏心。

單讓它喜愛的種子萌芽

沒有人敢說花朵愚蠢

只許美麗的蝴蝶在她身邊舞蹈

我們都是趕路的旅客

不時碰到洪水和風暴

但當眼前的燭火還未熄滅時

不要拾取道旁血紅的露珠

曾 經

這世界曾經是一個世界

這世界上的人曾經是一個人

牆頭的綠草曾經吻過夕陽的赤頰

屋角的青苔曾經補過破壁的裂痕

狂風曾經刮過深秋抖索的老樹

在死葉堆成的小路上掀起沙沙的響聲

大雨曾經瀉入盛夏泛光的池沼

替肥荷把水滴化作顆顆稀世的奇珍

我曾經將雙眼浸溼在文字的黑塘裏

以圖贖回那一千個與生俱來的無知

曾經用鵝毛筆蘸着鮮紅的心血

寫一首只有很少人讀過的詩

交 替

靜立在百尺高樓上，
守候時間的神，
怎樣把黃昏的上衣，
接上黑夜的大圍裙。

看它在什麼時候拈起針線，
什麼時候握住剪刀，
什麼時候在線腳的末端，
打上最後一個結。

但是黃昏如一灘黃沙，
而黑夜的浪潮却向前衝激而來，
當它淹覆了整個沙灘，
再也找不到一片西天的薄雲。

災 難

在一切的脚步聲中，
災難底脚步聲是最輕巧的；
它從人們底睫毛上閃過，
人們一點也不會感覺到。

但災難底威力是多麼龐大呀！
它底威力像烈火和洪流；
抵得住它的就遺留下來，
抵不住它的就被劫奪而去。

其實災難只不過是個貪婪者，
它有一種得寸進尺的癖好；
如果我們敲鑼打鼓去迎接它，
不知它肯來不肯來？

案 頭

菊花枯了，
瓶水污濁了；
木鴨子的眼睛，
凝視着
紅巾上灰色的塵土。

手兒酸了，
心兒朦朧了；
伏着頭，借燈罩的影子，
小心地
描摹太陽的輪廓！



蜘蛛

我聽見一隻啄木鳥在夜裏唱的一首歌
歌詞裏敘述一個有塗鴉癖的孩子
怎樣用手蘸着黑泥塗污了天空
於是當晚我還未放下蚊帳
窗外就落着大雨和刮着狂風

我看見雛菊的殘瓣在雨絲裏流淚
我看見老芒果樹的枯枝在風聲中抖索
我還看見芭蕉葉上的蝸牛和毛蟲
背着殼兒屈着身兒在徬徨
只有牆角那隻不知好歹的蜘蛛
還一步一拐地拚命織着新的網

種子

你是一顆
周身長滿了細毛的種子，
莫名其妙地離別母枝，
聽任風兒
吹送到四處。

誰能担保
不會遇見頑皮的孩子？
伸手把你捉住，
放在掌心看了看，
然後捏成一團，
丟進火爐裏！



魚 棚

夜是沒有太陽的白天，
白天是沒有月亮的黑夜，
這一羣皮膚黝黑的海的兒女，
在海上討他們的生涯。

木柵張開了大口，
煤油燈閃着誘惑的眼睛，
魚，一切的海的生物，
翻着金鱗向死亡進軍。

黑色的大網關閉了萬千個門，
迷失在層層的浪花中。
沒有一條魚是鍋鏟的先知者，
因為這是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經驗。

轆轤在半夜裏響了，

魚棚寬大的木板上，
銀色的魚兒如銀色的銀子，
在彼此的呼吸中作垂死的舞蹈。

在有水和草的地方，
就有遊牧者的笳聲；
在有魚和蝦的地方，
漁人建立起魚棚的家園。



勿洛夜海

勿洛的夜，是一個
剛痊癒的重傷風者，
在飽受了窒息的苦刑之後
貪婪地作他的深呼吸。

沒有音樂，只有人語，
而微風却邀綠椰唱它的情歌。
沙灘上，濺雪飛霜的頑石，
是一支百人交響樂隊。

這一片寬平的海，
是寬平的海中的寬平的，
它燈光月影下的蒼茫，
投給閒散者甘醇的美飲。

勿洛的夜，是一個

有怪癖而又殷勤的主人，
他在星光棋佈的深夜裏，
擺他脂粉與肉香的筵席。

後 悔

不要因為那是一塊石，
便慼慼將它丟了，
誰能料到痛苦的底層，
包含的不是歡樂的美玉？

心緒是一股最活躍的水，
在紆迴的時間溪流中川行；
最苦是刮斷了香藕，
空看一串串後悔的絲。

掛在窗口的畫

大自然在我的窗口
掛上一幅動人的圖畫
它與窗櫺一樣闊大
佔有了整個窗的容積

像揭示一件偉大的藝術品
我將低垂的布幔打開
於是這幅舉古矚目的創作
就出現在我的面前

畫中有靜止的波浪式的山峯，
有流動着的擁擠的雲朵
偶爾飛鳥和星辰
也相續到來增加熱鬧

大自然在我的窗口

掛上一幅動人的圖畫

黃昏與早晨一來

它就標上最高的價格

鳥 啼

我在晨光熹微中，
從椰樹底下經過，
聽見一隻早起的鳥兒，
在洗刷她底歌喉。

她那渾圓如珍珠，
滾滾如流水的音響，
一聲聲，啼散了
空氣中密集的霧。

草 地

這一片寬敞的草地
在夕陽下顯得分外妍麗

草地背後是紅色的山坡
臃腫的矮樹在胸脯上羅列
一彎綠水直穿過心臟

有人，就仰面躺着
有牛，就低垂着頭
足球員多姿的腳踢不破一個靜

這一塊寬敞的草地
被夕陽鍍上一層詩意

醒 悟

我曾崇拜過一棵會開花的樹，
崇拜過一隻會唱歌的飛禽；
我把它們當作神的使者，
當作沙土中的黃金。

（樹的花朶比什麼都美麗，
飛禽的歌聲比流水更動聽。）

有一天我探聽到它們的名字，
探聽到它們在夜裏做的事情：
樹的花朶原來是面具，
飛禽的歌聲只爲了麻醉人的心！

（我只要曉得它們的名字，
不應該管它們在夜裏做的事情！）

獲 得

「神，把一根鳳凰底羽毛給了我吧！」

「假使我答應你，你便如何？」

「我會感到無限的歡悅。」

「神，把一寸五彩的北極光給了我吧！」

「假如我答應你，你便如何？」

「我會感到無限的快慰。」

「人，你還要獲得些什麼嗎？」

「還要的，讓我慢慢兒地想。」

「你就慢慢兒地想好了！」

「人，我還是把萬物都給了你吧！」

「不要，我不要同時獲得萬物。」

「那我就什麼也不給你！」

太 陽

我愛那團火，
愛雲端那張紅紅的臉龐，——
那團火，那張臉龐，
是一輪熱滾滾的太陽。

（太陽！太陽！世人都在稱頌你的明亮。）

白天是一支粗黑的鉛筆，
在天空和海上塗着無數活的畫，
畫裏有個愛動的巨人，
向荒野的山林揮着赤色的胳膊。

（那胳膊，那胳膊，擁抱着生命的春天蓬勃！）

樹葉在吐着健康的呼吸，
青青的草原在微風裏輕輕地歌，

繽紛的萬花中間，

我選擇了一朵開放着的向日葵。

（向日葵！向日葵！是誰給了你這麼多的智慧？）



雨 和 風

睡意昏昏的清早，
帶一顆沉醉的心，
到房門外去凭欄。
自近而遠，
都是一片薄霧茫茫，
茅屋頂冒着炊烟，
空氣裏盪着輕寒。
偶然側耳聆聽，
有三數飛禽，
漫唱道：「雨洗青山。」

日光融融的午後，
拿一把籐椅，
到屋簷下小歇。
看萬千膠樹，
高與碧空接。

長天雲氣相蒸，
幻中崗巒似雪。
偶然側耳聆聽，
有三數飛禽，
漫唱道：「風吹綠葉。」

庭 院

猴珠花爬滿了圍牆，
柏樹的針葉在石階上舞蹈；
偶爾麻雀的清歌，
喚來了
屋簷下烟似的一陣飛雨。

黑暗裏

熄上燈，
獨個兒在黑暗裏坐着，
窗外的蟲聲更響了！

看風吹簾幙
藉淡淡的月光，
在粉牆上描繪模糊的影子。

遠處偶爾有一陣電閃，
給山背蒼茫的綠林，
戴上一頂渾圓的彩冠。

這顫巍巍的幾點寒星，
今夜，在孤寂在銀河中，
又這麼悄悄地渡過麼？

彌 留

我在高崗上站，
看見晚霞繽紛，
光輝燦爛。
我回進屋裡來，
看見晚霞依舊，
只是有些兒陰慘。
我熄滅了所有的燈，
在黑暗裡坐着，
窗外的晚霞又恢復了明朗。
我是有意要留住它的，
然而稍一不慎，
窗外和屋裡已一樣黑暗。

你 是 誰

風兒的素手，
在白雲的絮衣上扇着，
素手在絮衣上扇着。

白雲說：

「風呀，
你爲甚麼這般殷勤？
你曉得我是誰嗎？」

風兒答道：

「你是誰？
我管不了你是誰！」

初陽的金光，
在綠草的柔床上舞着，
金光在柔床上舞着。

綠草說：

「初陽呀，

你爲甚麼這樣多情？

你知道我是誰嗎？」

初陽答道：

「你是誰？

我那管得了你是誰！」



靜

一叢修竹，
依着一角紅亭。
微風吹散了天上的雲，
却吹不掉一片無邊的靜。

亭邊的石階，
倒映着朶朶的竹影。
微風吹亂了竹影，
却吹不掉一片無邊的靜。



靈 感

有時候百花開得盛，

草木長得青蔥，

涼風吹拂着地面，

彩雲盤據着碧空。

靈感的聲音在樹梢，

說道：「我來了！」

我的心微微震動。

有時候刀斧晃着冷光，

鮮血也教屍身受窘；

樑上垂着繩子和舌尖，

高樓落下沉重的人影。

靈感的聲音在死神背後，

說道：「我來了！」

我的心突然覺醒。

有時候紅霞浮上臉頰，
石榴裂開皓潔的粲齒，
六月的陽光藏在掌握中，
每個親吻都像甜熟的桃子。
靈感的聲音在河邊，
說道：「我來了！」
我的心是一首情詩。

有時候孤燈守着殘夜，
憂鬱堵住了歌嘯之門，
眼淚凝成晶瑩的珍珠，
心正墜向淵壑的最底層。
靈感的聲音在苦海裡，
說道：「我來了！」
我的心又繼續往下沉。

雨點和溪水

雨點從天國歸來，
向溪水提出忠告：
「沿着我的底舊路走，
就無顛沛流離之苦了。」

溪水起初很感謝它的指示，
但不久就懷疑起來：
誰知那風和太陽，
對我又是怎樣一番恩賜？

無 題

你不要怨責我了，
說我把自己關在象牙之塔中
而不去寫血淚交迸的
戰鬥的詩。

如果我錯了，
那就是我沒有踏出
牢籠也似的圈子，
投進波濤洶湧的生命的大海。

但是有一點你可以相信：
當我浴着羔羊的乳汁時，
我不會唱悲愴的歌；
而當我喝着腥味的血漿時，
我不敢瞞着說那是葡萄酒。

一 念

有一些零碎的風，
有一片夏也似的太陽
有草兒微雨後的油綠。

有那麼一念，
掙脫無可衡量的
時間與空間的網羅，
在此刻，在我的心中發出了，
像一條彗星的尾巴，
驟劃過漆黑的夜空。

是美的是醜的，
是善的是惡的，
是雅正的是淫邪的，
反正都不能抑止它。
它也許就活下來，

它也許就生了根。

清夢醒時，

小花在我的身上，

一陣一陣撒落着。

訊 號

蜻蜓的尾巴，

在綠色的池塘上，

畫下圈圈訊號，

去尋覓那

遺失了的夢之纏綿。



枯葉之舞

一片枯葉，
在飽嘗了
驕陽的溫存之後
無聲地離開母枝，
在風中抖着。

它抖着，
但轉念一想，
却瘋狂地跳起舞來；
它要哄那
幾次伸臂抱它的地面，
只遠遠地站着看。

芭蕉

妳明明不是多寶佛，
怎麼也生着
這樣多雙媚人的翡翠玉臂？

在熱烘烘的陽光裏，
和將近窒息的午夜中，
一把把團荷似的大扇，
就够妳賣弄千般風情了！

但是妳偏掩着臉兒，
將一顆尖尖的紅心
割出來，送給無言的粉牆，
向它表明妳的貞潔。

有一隻愛紡紗的小青蟲，
最洞悉妳的秘密，

三番兩次跑到妳耳邊，

說道：——

「不要裝聾作啞吧！

黃昏時候，

驟雨會翩然到來赴約。」



割裂開的一片夜

遙遠裏的燈光燦爛，
這兒却是一片無底的昏黑，
這兒是被割裂開的另一片夜。

靠着車站上的一根鐵柱，
有個人在苦等着
路的盡頭處翻上來的一輛車。

羣星像一個個的大都市，
在天國的版圖上自由放光，
風聲寒顫，風聲裏
有簫索的蛙鼓，
雲，升騰的露水，霧。

一個孤單的人，
一處冷落的車站，

一個人在一處車站

苦等路的盡頭處翻上來的一輛車，

這兒是被割裂開的另一片夜。



道 歉

請原諒我的疏忽，
忘了把雨夜說是晴天
把糖說是鹽。

此外我也太愚鈍，
老是學不會
商人的嘴與臉！



意 外

花兒啊，
你扶疏的丹榮，
是爲了
報答我的辛勞麼？
但這於我確是一種意外；
我殷勤地澆水施肥，
原只爲消磨
當時自己的閒情呢！

不 能

時而在寂寥深夜

見明月當空

上有玲瓏樓閣

忽近忽遠

時現時沒

一種情意浮上心頭

卻不能抒說

時而在花陰樹底

見銜金流螢

飛渡蒼茫碧落

輕如鴻毛

細似蠶索

一片奇思沉澱腦中

卻不能抒說



時而琴聲數響

震顫耳膜

像簷前滴水

敲打階石

每一凝神聆聽

幽邈魂靈

已遊遍東海揚谷

時而生的衝動

將枝頭敷綠

像希望之光

照臨臉頰

每一凝神注視

歡笑長河

又滾滾川流不息

有千般感受

萬種蠱惑

會從眼底溜過

了無踪跡

驚嘆之餘

要將它一一傳告

那知話到喉頭

卻不能抒說



自 白

總不能將我浸淫在墨潭中，
而要我誇耀身上的潔淨呀，
如果是一朵剛出岫的白雲，
不用慙慙，
它也曉得怎樣在藍天裡，
展示它冰雪的衣冠。

總不能將我沉墜在苦海裏，
而要我撲施歡笑的脂粉呀，
如果是一朵在初陽下綻開的花，
不用催促，
它也曉得怎樣在蜂蝶羣中，
分贈蠱惑的容顏。

然而我絕不是一個酖酒者，
也不是一個哭笑無常的白癡，

當我肯定地聞到了綠地的氣息，
我會告訴情感的船夫
他所應駛進的方向。



賀 年 片

從那一年起，
不管春風吹得多惱人，
我不再寄賀年片了！

忘了你嗎？一點也不，
然而這四時的寒暖，
豈是一張薄紙負載得起呢？

如果你願意，
就讓我遞上一片落葉，
或者幾片花瓣吧！
當除夕的爆竹聲響時，
散在紅燭下細細察看。

關 心

月蝕盡了，
星墜光了，
在寒風料峭的荒林裏，
有一個夜行者，
提着一盞空燈籠，
在尋找光。
這個貪心的人說：
「我自己要趕路，
別人要希望。」

花謝盡了，
葉落光了，
在秋氣蕭索的曠野上，
有一隻小蜜蜂，
嗡嗡地扇動薄翼，
在尋找花粉。

這隻不自量的蜂說：

「安寧和溫飽，
同伴們也有份。」

花飛片片，
都作了泥了，
難道還顧及
樓間燕子的新巢麼？



一夜之間

在燈火的引誘下，

一羣亡命之徒，

從黑暗裏來了！

飛翔着，奔竄着，

用薄翅敲擊出啾啾的聲音，

這就是牠們，

在這段時刻裡僅要做的事麼？

討厭？當然是的，

但何妨讓牠們在你的手上，

暫時親暱一會兒？

又何妨停下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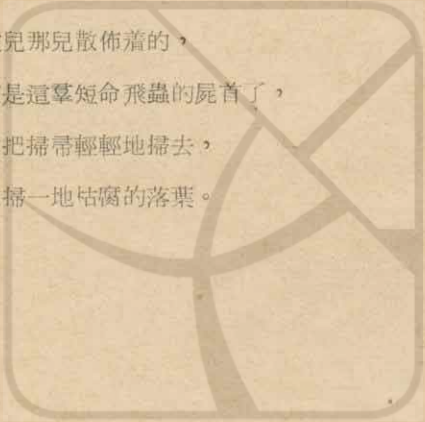
權充一名熱心的觀眾，

當牠們跌落在你的書桌上，

跳着旋渦似的狂舞。

白燭的冷淚，
將他焚化的心埋住了，
不讓窗外射入的陽光，
看見他醜陋的姿色。

這兒那兒散佈着的，
該是這羣短命飛蟲的屍首了，
拿把掃帚輕輕地掃去，
像掃一地枯腐的落葉。



老 婦 人

是一個人，
是一隻駱駝，——
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隻駱駝，
是一塊被時間的齒輪，
絞彎了的肉身，
在雨後的碎石路上，
顛撲着，掙扎着。
一張想像得出的枯槁的臉龐，
永遠只對着地上的積水。

人靜夜深，
月光燈影裏，
只有女巫與殭屍的寒顫；
小巷，陋屋，
張開醜惡的大口，
收拾破殘的人生。

愛的速寫

我拿着一根炭筆，
在巴士車上畫一幅速寫。
我先畫一個女孩子，
紫紅絲的小辮子和桃紅的腮，
我再畫一個老年人，
樹皮似的臉和殘缺的黃牙，
我用力在一件黑衣上塗抹深厚的顏色，
雖然總表現不出一股淡淡的臭氣。

我畫中的兩個人物，
像瓦片一般依偎在一起；
然而這不是我的筆，
而是愛，僅僅是愛，
把他們揉合作一團，
並且自己衝破了，
醜陋與骯髒的防線。

遲到的報販

今天早晨，
當我慵懶地躺在床上，
回味甜蜜夢境的時候，
我再聽不見，
打從走廊經過的
緊張而沉重的腳步聲了
再看不見，
那沙的一聲從門縫中
飛進房間裏來的報紙了。

窗外的鳥兒唱得真起勁，
陽光也紅得逼人，
時候已經不早了呀！
然而報販還沒有來。

昨天報館休了假麼

——不是的。

我拖欠了報費麼？

——不是的。

那麼，準是那可惡的報販，

睡得太舒服了，

忘記起身吧？

那可惡的報販，

今天居然遲到了！

是的，

報販今天遲到了，

九點鐘過後，

他才在人叢中出現。

他腋下挾着一大疊報紙，

遠遠地走來。

他走近了，

我清楚的看見

他的臉和他的衣著了。

——甚麼東西？

那臉上的一堆紅雲；

——甚麼東西？

那潔白的短衣上斑斑的痕跡！

是血！是血！

是剛流下來的鮮紅的血！

「出了事了。」簡短的回答。

「翻了車。」簡短的回答。

那張平板的臉，

也不稍停下來

接受幾瞥同情的眼光。

他丟下了應丟下的一份報紙，

默默無言的，

他又走了，

遲到的報販，又遠遠的

忽忽地離去。

騎樓底下

擺好了一堆五分錢的糖菓，
趕着蒼蠅，
揉着眼睛，
那個赤身的老人，
墜入往事的朦朧裡了。

當晚風吹動他
一頭飄飄白髮的時候，
一燈如豆，
他做起夢來：
夢一身滾熱的汗，
一雙強健的腳，
一雙強健的胳膊。

每一天裡，
倒也有這麼幾次：

一個孩子的呼喚，
或銀角子落地的聲音，
將他從睡夢中驚醒！



後 記

當「雲南園風景畫」這本小冊子跟大家見面的時候，我也就快要向雲南園輕唱一曲驪歌了。

曾經有朋友這樣問我：雲南園裏可以寫的東西很多，而且這些東西也不全是美好的，爲什麼你却一味讚頌着它呢？我想：我所以一味讚頌着它，也許由於我對美好的東西，具有更敏銳的感覺的緣故罷。再說，我所讚頌的是大自然，不是人爲的事事物物，大自然難道還有什麼應該責備的麼？

朋友希邦兄到來參觀雲南園，過後也鼓勵我說：這樣好的環境，如果不用功讀書，真要對不起自己。可見他也熱愛雲南園的，愛它的山光水色，愛它的偉壯與寧靜，總說一句，愛它的美，而這個美，就是我所恣意讚頌的。

但是這本集子中讚頌雲南園的詩篇，也僅僅是一小部份，這一小部份東西，是我所喜歡的，所以我將它作爲這本集子的名字，同時也借此紀念我四年來與它結下的一段難忘的戀情。其他多數的作品，却是我在進大學以前寫的，那時候，真可以說是我的生命史上的黑暗時代，在那個時代中，我對於一切都是無知的，

而不住地覃思與冥想，帶給我的却是更深的苦悶與更大的迷惑。於是，我寫了「天湖」、「煎熬」、「窗」、「貓」、「種子」、「醒悟」……等，而且企望着當這些東西寫成的時候，我的心靈會獲得片刻的解脫與舒暢，雖然我也曉得，這樣的作品只能算是自己生活中忠實的記錄，對於世人，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只有大自然才不愧爲一個仁慈的聖者，它永遠和霽地與我相對，而沉默地靜聽我爲它唱歌，這些歌，相信也是許多人所更樂意聆聽的，只爲了他們也是在大自然的愛撫下長成的大地的兒女。

太希師是最以性情純真爲同學們所敬重的，他爲我寫的「滿江紅」，雖然褒獎過甚，却正可以作爲我自勵的強心劑；熾豪兄爲了替這本書設計封面，曾花費不少時間，都應在這兒一併向他們道謝。

一九六零年七月六日於雲南園



雲南園風景畫

• 定價八角 •

著者：周

榮

承印：南洋印刷社

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